

观音形象在汉地女身化的途径与原由

朱光磊^①

内容提要：观音形象在古代印度为男身。而在观音信仰传入汉地的过程中，观音由男身逐步转变为女身。在此转变过程中，妙善公主和马郎妇这两个女身观音传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转变一方面对于佛教大乘慈悲精神的继承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将印度佛教本土化，适合汉地群众民俗心理的表现。

关键词：观音形象 女身化 妙善公主 马郎妇

作者简介：朱光磊，苏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极其重要的环节。无论是高深的佛理研究，还是在世俗的民间崇拜，观音都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事实上，在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很难找到比观音更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佛菩萨。观音与释迦牟尼不同。释迦牟尼视为与我们处于同一时空域的历史人物，具有历史事实的依据，在其开显的佛说中，可以展现过去未来的各种事迹。而观音的形象就展现在佛说的各种事迹中。因此，相比释迦牟尼具有的历史确定性，观音的形象就具有更为多样的可塑性。这些可塑性，既需要与佛教的教义保持根本上的一致，同时又需要满足信众普遍的心理预期。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两层需要共同塑造了汉地观音形象。

汉地观音形象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观音形象的性别转换。著名观音研究学者于君方认为：“Avalokitesvara（观音的梵文名）和所有大乘菩萨一样，无法断言具有任何性别特征。虽然在印度、东南亚、西藏地区及中国唐代以前，这尊神祇通常被描绘成英俊庄严的年轻男子，然而自五代以降，观音开始经历一段女性化的过程；到了明代，此一转变过程臻于成熟，观音成为完全汉化的女神。”^① 印度的男身观音转变为汉地的女身观音，这与中国佛教的世俗化具有内在的联系。

一、印度观音信仰的性别特征与信仰类型

观音在古代印度的形象主要呈现男子的相貌。佛教学者李利安教授认为：“观音身世信仰的渊源与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主要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第一，前佛教时期观音形象的萌芽；第二，印度大乘佛教男身观音说；第三，中国佛教的女身观音说。”^② 在前佛教时期，观音形象的产生与婆罗门教的“双马童”有关，观音信仰延续了“双马童”信仰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持咒感应的特征。而至印度大乘佛教时期，则在多部经书中涉及到对于观音身世事迹的阐述。比如《悲华经》的王子说，《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授记经》的莲花童子说，《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千光王静住如来”弟子说，《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古佛说，《十一面神咒心经》的大仙人说，《不空绢索咒心经》的“世主王如来”弟子说，《楞严经》的佛弟子说。这些说法，各不相同，具备了成道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形象。但是，其中有普遍的共同点，这些观音身世的主人公都是男身。

在佛教典籍中，既有对于观音身世的不同说法，也有对于观音信仰的不同功能的阐述。据李利安教授的研究，印度古代观音具有现世救难、来世接引、般若解脱、密印神咒等信仰类型。^③ 这四类功能可以分为四个层面来看待。其一，现世救难是最为普遍与广泛的观音信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

^①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6页。

^② 李利安：《中印佛教观音身世信仰的主要内容与区别》，《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

^③ 参看李利安：《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苦救难,能够救人于苦厄危难之际。其二,来世接引是现世救难的深化。如果只是救人暂时的苦难,众生还是饱受轮回之苦,故拯救现世的苦难并不彻底,需要将众生接引到西方净土,使众生永不退转,才是最大的慈悲。因此,观音信仰与净土信仰联系起来,观音菩萨与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统称为西方三圣,接引临终者往生西方净土世界。可以说,来世接引比现世救难更为彻底。其三,般若解脱是现世救难和来世接引的共同的基础。缘起法是佛教的理论基础,无论小乘大乘、南传北传,佛教一切的世界观、价值观都奠基于缘起的理论之上。正是由于观音能够体证缘起之空理,才能无碍于世间假法的困扰。而众生由于没有体证到缘起性空,故将假法视为真实,永受轮回之苦难,因果之枷锁。观音之慈悲,救人现世苦难与来世接引,都不如帮助众生开悟,促成众生的般若智的生起,使众生了悟到万法的如如实相,从而修成正果。观音信仰与般若经典的结合(如《心经》),就是这一类信仰的极好表达。其四,密印神咒是解脱苦难的捷径。如果从凡夫修行到佛菩萨,需要漫长的过程。这对于有文化的研习者尚且如此,对于没有文化的底层百姓显得更为困难。于是,无论哪些阶层,都具有迫切的需要,能够在较短的过程中获得不可思议的效果。称念观音名号,以及其他密教中的咒语,就显得方便快捷。此外,密教中的观音可以幻化出不同的形象,众生可以在他们能够理解的层次获得观音的援助。

在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中,上述四类的信仰类型,主要通过男身观音形象表现出来。虽然在佛教典籍中,观音的化身可以男身,可以女身(如《华严经·普门品》有七种观音女身形象,《楞严经》有六种观音女身形象)。然后,由于在古代印度,女性的地位极低,“在古典印度教中,最能简单明了地标明妇女的地位的是这样一个传统的共同信念:即无论妇女的种姓如何,她们都不能获得解脱,除非她来世再生为男人。从逻辑上说,生为女身是恶业的结果,它意味着,在此世轮回中,她是无权获解脱的”。^① 观音的出身与化身,就很少会出现女性的形象。

二、汉地女身观音的信仰传说

观音信仰在汉地的流传,除了依仗佛教典籍的翻译,更多地表现在信众的口耳相传中。在此过程中,观音的化身故事逐渐与中国本土的伦理相结合,具有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法则。梁代的宝志与唐代的僧伽,这些有史记载的中土的僧人,被后世视作观音在中国的化身。虽然这些传说的主人公仍旧是男身,但这些神异僧的行为更像是中国的高人逸士。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论语》中的楚狂接舆,并在历代的神仙传的人物形象上获得再现。

在中国本土,最为突出的观音女身化的两则传说是关于妙善公主与马郎妇的故事。妙善公主的故事主要讲妙善为妙庄王第三女,因拒婚而遭到父王的严惩。妙善一心学佛,妙庄王悔杀杀尼。后来妙庄王重病,妙善舍眼、手救其父。妙善公主的这些行为促使妙庄王皈依佛教,而自己也成道为观音菩萨。妙善公主的故事后来经过文人不断敷衍创造,情节愈来愈复杂波折,管道升依此而著《观世音菩萨传略》,此后又有《香山宝卷》《南海观音全传》《观音得道》等著作,并以宝卷、戏曲、曲艺等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妙善公主的影响很大,其誕生日(农历二月十九)、出家日(农历九月十九)、成道日(农历六月十九)就被认为是观音誕生日、出家日和成道日。

妙善公主的故事并没有涉及佛教缘起性空的理论,更多的是儒家的忠孝以及道教的仙术。尤其在忠孝的阐述上,此故事继承了南北朝以来佛教伦理调停儒家伦理的一贯作风。在佛教徒看来,儒家之忠孝为人天乘的小忠孝,虽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却容易局限于世间君王与父亲的权威,而没有办法脱离世俗的牵绊。只有学佛才是大忠大孝。劝慰君父学佛,可以让君王、父母亲一切受到佛恩的润泽,获得最终的解脱。学佛的福报远远超出世间的忠孝对于君父的福报。妙善公主作为君王的女儿,她既是臣、又是子,故其抗婚,为拒绝世间的忠与孝;其显化神迹,不但拯救君父的肉体生命,还促使其皈依佛教,更拯救其精神生命,更是出世间的大忠孝。而妙善公主舍弃自我,拯救他人的行为,又

① [德国] 邓尼丝·拉德纳·卡莫迪:《妇女与世界宗教》,徐均尧、宋立道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与观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特征相符。

马郎妇观音的传说经历几个版本的融合。其中，主要有锁骨菩萨，延州妇人等故事杂糅在一起。主要讲述某地民风凋敝，不信佛教。观音化身卖鱼绝色女子，吸引当地男子向其求婚。女子以背诵佛教经文为条件，最后一马姓男子胜出。在迎亲当天，女子猝死，尸身快速腐烂。后有一老僧开棺验之，而见锁骨（佛有舍利，菩萨有锁骨），老僧系锁骨于锡杖上，腾空而去。由此，当地人开始改信佛教。在之后的版本中，卖鱼女子被认为是观音化身。并且，还有版本认为，卖鱼女子已经与当地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那些有淫欲的男子一旦与卖鱼女子交合，以后就会灭绝淫欲，如《海录碎事》载：“昔有贤女马郎妇，于金沙滩上施一切人淫。凡与交者，永绝其淫。死葬，后一梵僧来，云：‘求我侣。’掘开，乃锁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云而去。”^①

在马郎妇观音的故事中，以欲止欲为其一大特色。这种度化方式表面上好像与汉地的文化氛围相差较大，但是我们仍旧能够找到其思想渊源。比如，在中国化佛教中，天台宗的性恶论，认为佛不断性恶，阐提不断性善，又讲“法性即无明，生死即涅槃”；而宋明理学湖湘学派讲“天理人欲，同体相即”，阳明后学讲“人欲流尽，天理毕现”。这些学说，都认为在至高圆融境界，恶不具有自足的独立性，而仅仅是整体善的一个面向。世人不能理解这个道理，片面地理解，于是产生了恶。而真正的得道者，却能理解这个道理，并善巧方便地运用整体性的局部，从而与局限于局部者进行接引。

世间很多规矩都是与恶相对待的善，此善只是局部的善，只针对局部的恶有效。倘若要真正达到至高境界，对世间的善也要破除。在此意义上，如寒山、拾得、济癫等僧人就具有更为高明的引导性价值。他们在佛境上达到极高的水平，同时可以不遵守世间的条条框框，突破世间对食色欲望（济癫僧茹荤，马郎妇以欲止欲）的禁忌，用各种善巧方便接引有缘人。在此意义上，马郎妇的形象正是观音化身善巧方便、圆融无碍的表现。同时，马郎妇牺牲自己的贞洁来度化大众，也是慈悲精神的表现。

从汉地流行的妙善公主与马郎妇的观音传说来看，这两位女身观音的传说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第一，都打破了世俗伦理的束缚，展现了佛法的超越性；第二，都在不同的层面上牺牲自己度化他人，显示了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第三，人物形象非常鲜明，故事情节波荡曲折，与汉地神异故事相近（如《搜神记》《穆天子传》等），迎合了民间的猎奇心理。如此，既有汉地民众能够接受的故事形式，又显现了大乘佛教特有的慈悲本怀，这两类因素促使女身观音形象不断深入人心。

三、女身观音在汉地定型的原因

虽然客观上看，观音形象在古代印度表现为男身，在汉地逐渐转变为女身。但是观音形象在汉地的理解中，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从佛理上看，无论男身、女身，既可能是观音在成道前的轮回的不同身份，也可能是观音成道后的不同化身。观音形象并不需要执定在女身上。从前者看，李利安教授认为：“各种互不相同的观音身世说，包括婆罗门教神话中的牲身说（阿湿毗尼）、印度佛教的男身说（不响太子、莲花童子以及大仙人、大居士等）、中国佛教的女身说（妙善公主），这些说法之间有无矛盾之处？到底哪种说法才是观音菩萨的真正身世？按照佛教的基本理论——业报轮回说，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仅存于今生今世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就像滚动不息的车轮，永不停息地转动在时间的长河中，直至达到最终的解脱境界——涅槃。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体来说，他（她、它）的昔日经历都会是形形色色的。他（她、它）有可能曾是某种飞禽或走兽，有可能曾是张三，也可能曾是李四，有可能曾是女人，也有可能曾是男人，生生不一，世世不同。从这种理论看来，观音菩萨在成道前的各种身世之间便无矛盾之处，他们只是观音菩萨过去不同世中的不同经历，是相互统一的、完整的体系。”^②

从后者看，则佛菩萨无定相，《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

① 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十三《马郎妇》，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88页。

② 李利安：《中印佛教观音身世信仰的主要内容与区别》，《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

来。”净土宗旨庵大师在《观音大士像赞》中所说：“大士法身，非男非女，身尚非身，复何所倚。”观音在教化度人时，根据众生根器的不同，而化身男女，如《玄应一切音义序》说：“非相无以引心，非声无以能解”，但此相此声都是暂且的权法，在达到引心、解心的目的后，则登岸弃筏，不能再生分别。《琅嬛记》载：“一人问应元曰：‘观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又一人问：‘经云观音菩萨，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一人曰：‘观音一人，而子一男子、一女子者，非矛盾乎？’答曰：‘非也，观世音无形，故《普门品》述现众身为人说法，既然现众身，则飞走之物以至螻蛄醯鸡，皆可耳，岂直男女乎？’”观音男女身形象，只是说法示现不同而已，并没有完全的定准。

但是，由于佛教在古代印度受到其本土文化的男女不平等的影响，故多以男身形象来描述观音。由此，在汉地的观音的女身形象就有对治之效。女身形象可以更为彻底地贯彻佛教的众生平等说。在大乘经典中，佛陀呼唤男女平等的思想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张扬。如《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胜鬘夫人经》中都说男女平等，皆可成佛。^①解脱不由性别决定，而是由个体的修行、智慧来决定。

其二，从民间的信仰上看，汉地观音形象已经女身化。其中，既有唐代武则天政治运动的影响，又有民俗心理的影响。武则天废唐立周，将自己视为弥勒佛的降生。弥勒佛的形象在人世间的表现即是武则天这一女身。朱子彦教授认为：“唐代观音性别之变化，与武则天执政及大力宣扬自己颇有关系。武则天不但本人曾入寺为尼以及与佛教僧徒过从甚密，而且还声称自己为弥勒佛转生，从而革唐命，建立武周政权，登基称帝。这对于观音形象之改变，当有很大影响。按佛教传说，弥勒曾受释迦牟尼预言，将继承释迦之佛位而成为未来佛，亦即所谓贤劫千年佛中的第五佛，以度化一切世人和天人大众。而按净土宗的说法，观音乃是西方极乐世界之教主阿弥陀佛的化身或者继承者。所以，二者的身份颇为接近。另一方面，弥勒佛又称‘大慈尊’；而观音也号‘大慈’，二者的名号又几乎相同。这恐怕正是民间乃至某些典籍中混淆弥勒与观音的重要原因。”^②此一事件，可能对于民间观音信仰的女身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从民俗心理上看，观音所体现的大乘佛教精神正是慈悲度人。社会大众在般若学上不会深究，吸引他们的主要是对于出生，在世，往生的救济，以及救济手段的简单直接。在此层面，男性形象比较侧重规矩，需要对善表彰和对恶惩罚；而女性形象比较侧重无分别的保留，需要对恶拯救。在此意义上，女身观音形象具有母亲般的宽爱，不论子之善恶，只要一心忏悔，母亲即来救济帮助。

此外，送子也是成就观音女身形象重要原因。《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说：“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③这位送子观音提供了经典的依据。而其在民间的流传中，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送子观音对于观音女身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去佛殿中求子的信众主要以女性为主，女身观音容易有亲和感，让中国的女性更容易接受佛教。另一方面，送子观音的前身是白衣观音，而白衣观音的形象与密教白度母以及鬼子母信仰的合流有关^④，而白度母与鬼子母都是女身形象，故送子观音也呈现出女身形象。

总之，观音形象由古代印度的男身转变为汉地的女身，既有教理的因素，又有民众心理的因素。汉地的女身化观音是在不违背大乘慈悲精神前提下，配合中国本土的文化特色，对印度观音信仰加以融合发展的结果。基于汉地信众对于女身观音接受的普遍而深入的程度，若再以男身观音示人，反而不被大众所接受。既然观音之相无定相，为此善巧方便，现在塑造观音形象，也应该以女身观音为主。

（责任编辑 王伟）

① 温金玉：《观音菩萨与女性》，《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第4期。

② 朱子彦：《论观音变性与儒释文化的融合》，《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③（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09册。

④ 周秋良：《论民间信仰中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之关系》，《中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